



▲ 林玉婷，〈夜間社區〉，相紙、鋁板，152 x 92 cm，2010

堅稱美好的糖衣

The Wonderful Sugar-Coated World

文 | 陳怡君 Chen I-Chun

腦內嗎啡的釋放

以糖為妝，圓潤緊實的小修女，
有著柔軟、滑潤、甜膩且極溫柔的舌頭，
妳這繫上白芷領帶的甜點，
在妳棕色的身側巧妙地嵌入柑橘，
夜晚在櫥窗，身著金黃短上衣的妳，
倨傲地面對著我奉承的，
已大啖妳的眼光，
以公主的優雅之姿延遲了期望之吻。
這就是為何我直奔向長方形禁閉室的原因……。¹



▲ 林玉婷，〈三樓車墅〉，相紙、鋁板，101 x 101 cm，2009

1926年，法國第戎美食市集的官方目錄上，出現這樣一段描述香料蛋糕的文字，它似乎也收錄了記錄者皮耶·夏佩爾被引起的情慾。來到了現代，透明冰櫃取代了長方形禁閉室，低溫保存的環境更增添囚禁物脆弱的特質。高糖食物的享樂經驗歷久彌新，我們仍舊降服在同樣的挑逗，仍舊是一樣的迴圈啟動了生理機制。對於散發著可愛迷人、柔嫩精巧特質的對象，我們常被那視覺形體喚起口腹的連鎖反應，吞咬的衝動就發生在唇齒、食道附近，它常被不能食用的客體勾起，是佔有慾奇特的體現樣式，也是眼與口腔之間一條隱形肌肉的牽連。

林玉婷「蛋糕房子」的展間，所羅列的一座座生日蛋糕也繼承了這樣的血液，它可說是精緻食物的代表，甜味讓腦部釋出的化學物質，在心靈起了鎮定、舒緩的作用。它我們在飽食之後，仍舊渴求那單純味蕾上的貪婪，入口即化的胴體讓腦內嗎啡釋出歡愉，蛋、麵粉、蜂蜜、

奶油造就了這樣一個奢侈食物——蛋糕，善惡交戰的濃縮之地。林玉婷的幻想也在蛋糕頂層築構起來，這樣一個妝點華麗的貴族品味，源自西方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時期，它是用甜味所料理出的「作品」。

烘焙師身份的穿著

用食物來進行創作是「蛋糕房子」別出心裁的地方，儘管她只是模仿這食物的外觀。面對這外觀與觸覺上的擬真，掉入陷阱所要展開的歷險是什麼？「模型」出現在藝術創作時應該是一個密碼，當它不是以原來的樣貌現身時，我們會期待作者怎麼操作這模仿的語意，它不該如食物模型只是為了延長保存時間，至於，真假難辨則是民俗技藝樂衷之趣味。

如果形色永駐只是一個單純的功能性考量，林玉婷在到

達此目的過程裡，不自覺地出現一種烘焙師身份的擬真。從展覽室陳列的 2009 與 2010 年的創作，可察覺她陶醉在那樣的狀態中工作，用糕點師的眼去端詳食物的色澤、用烘焙師的手藝去捏塑小巧的裝飾物，當她使用著花嘴擠出一朵朵營養過剩的奶油花，當豐厚的拉線堆砌出一整面盈滿的裱花時……，她淫浸在類似製作點心的愉悅。雖然空氣中沒有高溫烤爐所發散的味道，但雙手可觸摸到材質的蓬鬆、緊實、流動、結塊，各種工具在一道道加工步驟輪替著，模具、桿麵棍、攪拌器、濾網在手中大展乾坤，吸引人的事件曾上演在工作桌上，「蛋糕房子」記載了一位糕點師傅的熱情與專注。林玉婷穿著了烘焙師的角色在進行創作。

尤物的胴體凝視

完成後的蛋糕即處於一個凝結的時態，不再受環境中的溫度與濕度影響，其甜美的軀殼是時間的防護罩，驅離了變質、腐壞的威脅。當它再一次凍結在影像輸出的空間裡，更是在每個扁平影像中得到永生，飽和的畫素凍存了金色年華。均勻的光源、柔和的色溫、使被拍物溢出更濃郁的食物味道，淋在海綿外的黑色液體，以適當的稠度演繹出溶解、垂掛、凝結的動態，我們制約的連

結到巧克力特有的味覺，咖啡色糖衣發出了尤物一般的光澤。

放大的輸出尺寸，任憑觀者的目光游移在誘人的胴體。失了尺度的蛋糕裝裱在牆上，有如十七世紀的荷蘭靜物畫，封在堅韌的油光膜下每個物體好像都有肉體的特質，花瓣、果肉、魚鱗、瓷盤皆被自己的質感充飽，發出了原有物體所沒有的光彩，每個勾勒出的姿態好像就是用來承受長久的凝視，那鉅細靡遺的財產清冊，可讓人在細節中虛擲光陰。一整面影像輸出的「蛋糕房子」也擁有這樣的情節，雖然被拍攝的模型就在一旁，與巨幅的影像對照下，立體的小蛋糕彷彿抽走了靈魂，忘了台词地站在舞台上，嗓音乾澀、臉色蒼白。影像裡則是一個完全投入角色的演員，用忘我的演出引來讚嘆。

展場中一條懸空的層板，因為街道的意象沒有烘托出來，蛋糕沒有辦法在伸展台上自信地走秀，分別安置的「蛋糕房子」沒有如預期的串聯成街景或社區。冷藏在影像裡的蛋糕則散發著鮮度，經商業攝影手法所打造的舞台，如瀰漫著結婚憧憬的婚紗照，各種行銷的夢幻款式讓人對喬裝的幸福躍躍欲試。



▲ 林玉婷展場作品之一「櫥窗工作間」



▲ 林玉婷，2011 年「臺北美術獎」系列作品「蛋糕房子」展場局部

融化的意符與意旨

該怎麼去評估「蛋糕房子」的藝術性價值？她是一位藝術家、工藝家，或是一位烘焙達人？

環顧這間展覽室的系列作品，或者我們可從符號的使用來判斷其思考的敏感度，是否有一種符號的想像蘊藏其中，符號可以是一種觀（vision）的對象，藝術家若能看見符號在意指作用的場域中移動，重新把它喚出舊有序列下的貯槽，符號就可能在創作中變成感性的觀念。

字乃意義的住宅，在林玉婷的「蛋糕房子」作品，蛋糕的意符卻成了建築觀念的住宅，住屋空間棲息在糕點的外型下，居住的觀念被嵌入在食物的符號當中，她在我們熟悉的生日蛋糕符號下，開鑿出一個潛在的居住縫隙，符號的限制被溶解了，「蛋糕」與「房子」被作者創造出一個過渡性的組合。符號的潛越在蛋糕的夾層中嬉戲，在格狀的窗花裝飾中替換，蛋糕切面遇上樓房的外牆，奶油波浪遇上了櫛比鱗次的屋瓦，幸福的甜味遇上了家的意象。

糕點師傅小心的拿捏麵粉與水的比例，作者卻必須把意符（蛋糕）與意旨（房子）放在磅秤上，專注秤量出相等的比重，唯有當兩者的重量等齊後，觀者才能在意符與意旨的辯證中展開往返，猶疑在兩點間的運動形成一個觀賞磁場，視覺在蛋糕的屋頂展開跋涉，外露的鷹架、多變的鐵窗、紅色的大門、錯落有致的電線……，視覺材料從源源不絕的從花嘴裡擠出，一個銜接一個的掉進「觀察入裡」的漩渦，細節成了這趟視覺旅程的燃料。

櫥窗式的工作間

除了影像與實體模型之外，林玉婷在展覽室築出一個實體大小的房子，它像麵包店裡開放式的廚房，可從透明玻璃看見麵包的加工過程，這間工作室成了展出的第三件作品。林玉婷企圖呈現作品「揉成」的階段，用四處散落的半成品，思考中的藍圖，與各種工具的擺放烘焙出「進行中」的味道。但從窗戶外窺探這樣一個「工作室」，整個 Cake House 也呈現了「糕餅化」、「袖珍化」的特質，它和「蛋糕房子」的建築一樣甜美，一樣的充滿夢境。



▲ 林玉婷展場作品「櫥窗工作間」

所有的袖珍化的物體，在脫離現實尺度之後，同時也脫離了污染的塵土，它成了唯有想像可以抵達的仙境。看著工作室，有如看著一個女孩子的袖珍夢被實體化了，在扮家家酒裡渴求的玩具，它琳瑯滿目地掛滿一室。每件進場的家具、器皿都是經過刻意揀選，每物件的擺放位置是鏡子前再三斟酌的結論，這些物件們合力扮演出工作中的樣子。一個實體大小的工作室，竟在唯美佈局下產生袖珍化的玩具效果，因感受造成的尺度失真。

櫥窗裡聞不到人的氣味，櫥窗裡關著從遙遠國度囚禁來幻想片段，光鮮亮麗是它的習慣用語。於是 Cake House、立體模型、輸出影像這三個元素，結合成一道攻不可破的糖衣，從這完美、夢幻、甜膩的餅皮，尋不到一絲現實的破綻。我們看不見舞台背面的凌亂或窘態，作者把它打造成一個精緻、完整的實體模型，它同〈蛋糕房子〉都是個樣版，頑固的抗拒食物的衰敗或創作的困境。展場裡這三個系列口徑一致地堅稱自己的美好。

多層的風味，需更長的時間

「蛋糕房子」耐人咀嚼處是進入一個烘焙的姿態去進行藝術創作，她穿戴著點心師的心情去孵化幸福形體。在生日蛋糕與建築結構的巧合處，尋找到一個轉換發生的介面，符號在此溶解，造成了「蛋糕」與「房子」的空間竄奪，概念的進出讓我們因此意識到那裡有個奇特的容積，裝飾蛋糕不再以實滿的狀態現身。在真實的世界裡，我們震驚於黃土高原的地殼下潛藏著可住人的窯洞；在「蛋糕房子」的意象裡我們訝異於一棟房子可吞噬在嘴裡。

至於感官遭遇到作品的歷程，除了享用精緻食物的愉悅、滑順，還有什麼異於甜點的經驗出現在作品裡？如果刺點的埋伏，會突然揪住某人領口、或形成那久久纏繞的蒼蠅，那麼這種無法命名卻能擴展力量的東西，則是創作時最需摻入的添加物。在滿足與不能滿足的掙扎，是否干擾了腦內鴉片的作用？眼與口之間的距離是否扭曲了佔有路徑？這些都應該在一覽無遺的形體下，變成不透明的干擾。但是，「蛋糕房子」似乎沒有使用這類的建材，觀賞歷程只因撞上不能食用的模型嘎然停止。

當一雙巧手所製做出的「不能吃的蛋糕」，已引起奇觀式的媒體採訪，面對被採訪的自己現身在螢光幕，凝視這樣一個吸引大眾的作品特質，如果只是在展覽室轉播那段採訪時的影片，那等同於對蛋糕達人身分的滿足與安住。進入了蛋糕師傅的身體之後，要怎麼重返回藝術家的志業？或者，它需要再進行一次跳脫，跳到那個被視為達人的身體之外，觀察作品被攬進流行文化的現象，以自覺意識去審思自己與群眾的關係。叛逆與反思，將是辨認餐飲界與藝術界的一個參考準則。

甜美，除了甜美自身之外，它其實夾帶著脆弱的特質，它私下有時是代價的交換。端詳著甜美，它有時是個自我封閉的系統，有時則站在一個危險的平衡點上，有時夾藏著往下墜落的動力……。隨著時間的滲入，甜美或許不只是灑在表面那層糖霜，容許敗菌侵入將使它發酵出更多層次的風味與口感。

(本文作者現為藝評人)

▲ 林玉婷，2011 年「臺北美術獎」系列作品「蛋糕房子」展場局部



註

- 1 Maguelonne Toussaint-Samat, *La Tres Belle et tres exquise Histoire des Gâteaux et des friandises?*, Paris : Flammarion, 2004. p3°